

## 國語二十一卷

（吳）韋昭注

## 補音二卷

（宋）宋庠撰 宋刻宋元遞

修本。框高二十一·八釐米，寬十五·四釐米。每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《國語》出自何人，論者不一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謂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」。韋昭《國語解序》謂左丘明為《春秋》作傳，「其明識高遠，雅思未盡，故復錄前世穆王以來，下迄魯悼知伯之誅，邦國成敗、嘉言善語、陰陽律呂、天時人事、順逆之數以為《國語》」。其意顯指《國語》乃左丘明所為。《國語》所記之事與《左傳》俱迄智伯之亡，時代復亦相合，但「其文不主於經，故號曰《外傳》」（韋昭《國語解序》）。亦即《國語》又稱為《春秋》的《外傳》。因知韋昭認為《國語》作者與《左傳》同是一人，即左丘明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三著錄之《春秋外傳國語》二十一卷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三著錄之《國語》二十一卷，均直謂左丘明所撰。但根據不過都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說法。他們亦不全信。其書內容「包羅天地，探測禍福，發起幽微，章表善惡者，昭然甚明，實與經藝並陳，非特諸子之倫也」（韋昭《國語解序》）。故歷來

注家蜂起，漢成帝之世，劉向始更考校，是正疑謬；章帝時大司農鄭衆為之訓解、侍中賈逵又敷而衍之；至建安、黃武間故侍御史虞翻、尚書僕射唐固，更採摭所見，以賈逵之說為主而損益之。韋昭之《國語解》，便是斟酌諸家之說，揚長避短，參以己意而成。

韋昭（二〇四—二七三）字弘嗣，一說後來陳壽為迴避司馬昭之名諱，改為韋曜。三國吳吳郡雲陽（今江蘇丹陽）人。好學善屬文。從丞相掾，除西安令，還為尚書郎，遷太子中庶子。奉孫和命撰《博弈論》。孫亮即位，為太史令，與華覆等撰《吳書》。孫休即位，為中書郎、博士祭酒，承旨校定群書。孫皓立，封高陵亭侯，遷中書僕射，職省，為侍中，常領左國史。鳳凰二年（二七三），以持正忤孫皓，下獄死。事迹詳《三國志》卷六十五。昭之所以要重解《國語》，是認為「今諸家（注釋）並行，是非相貿，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，然民間初學，猶或未能祛過，不自料，復為之解」（韋昭《國語解序》）。

《補音》三卷，為宋宋庠所撰。宋庠（九九六—一〇六六）初名郊，字伯庠，後改名庠，字公序。安州安陸（今湖北雲夢）人，徙開封雍丘（今河南杞縣）。北宋仁宗天聖二

年（一〇二四）進士第一。累遷翰林學士。寶元二年（一〇三九），除參知政事，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，出知揚州、鄆州。復入參政，改樞密使。皇祐元年（一〇四九）拜相。三年，為諫官包拯奏劾，出知河南府。旋加使相，充樞密使，封荅國公。英宗即位，改封鄭國公，請老致仕。卒諡「元憲」。與弟宋祁俱以文學知名，時稱「二宋」。事迹詳《宋史》卷二百八十四。庠作《國語補音》之緣起、宗旨、原則，其《國語補音敘錄》道得明白：「先儒未有為《國語》音者，蓋外內傳文多相涉，字音亦通故邪！然近世傳舊音一篇，不著撰人名氏，尋其說，乃唐人也……然其音簡陋，不足名書，但其間時出異聞，義均難肋，庠因暇，輒記其所闕，不覺盈篇。今因舊本而廣之，凡成三卷。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，悉以陸德明《經傳（典）釋文》為主……唯陸音不載者，則以《說文》、《字書》、《集韻》等附益之，號曰《國語補音》。」

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三，將《國語》、《國語注》、《國語補音》三者分別著錄，表明陳振孫作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時，三者各自獨立流行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國語補音》提要謂「夾註其下曰『庠自撰附於末』，知其初本附韋昭注後，後人以昭注世多傳本，遂鈔

出別行」。因知附於昭注之後而又混然一書者，當屬初本，此處選以再造之宋刻本，即如此。

此本開本鋪陳，行格疏朗，皮紙印造，墨色瑩潔，堪稱宋本之上乘。《涵芬樓燼餘書錄》史部謂此本「前有《國語解序》，每卷首行書名題某語第幾，下題國語，再下題章氏解。《補音》卷首《國語補音敘錄》直連目錄，每卷首行題補音卷第幾。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，間有至二十二字者，小字雙行，行二十字。宋諱避玄、弦、眩、朗、敬、傲、驚、竟、境、弘、殷、匡、筐、胤、耿、恒、貞、徵、懲、讓、署、樹、豎、頊、姁、桓、完、構、媾、購、慎等字……本式之鉅，極所罕見。書用蝶裝，疑猶是宋代蝶裝」。《中國版刻圖錄》亦謂此本「宋諱缺筆至慎字。卷中刻工約分三期：南宋初葉杭州地區良工張昇、卓宥、張明、方通、駱昇、王介、嚴忠等為第一期；南宋中葉杭州補版工人馬松、何澤、陳彬、陳壽、詹世榮等為第二期；元時杭州補版工人何建、繆珍、熊道瓊、茅文龍、蔣佛老、何慶、李德瑛等為第三期。因推知此書當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區刻本，疑即南宋監本。迭經宋元兩朝補版，元時版送西湖書院，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》中有《國語》一目，蓋即此本。每冊首

葉有『東宮書府』朱文方印，當是元時官書，明太祖滅元得之，以貽懿文太子者。紙幅寬大，結體方整，可稱浙本傑作」。檢此書諱字，上述所舉，實有避有不避者。如卷十二「鄉事之殷」正文中「殷」字不缺末筆，而注文「事戎事也，殷盛也」中「殷」字反缺末筆，這顯然是避諱不嚴肅的表現，此為監本不應有的現象。然南宋國子監版本，並非都是本監所刻，而是下杭州鏤版，或令官府私宅，乃至書商所刻版片送監，即成監本。本書諱字混亂，此蓋是原因之一。又此本迭經南宋及元時遞修，原刻避諱而補版不避，亦是此書諱字混亂原因之一。故《涵芬樓燼餘書錄》所舉諱字，不盡可靠。

此本鈐有「東宮書府」、「涵芬樓」、「涵芬樓藏」、「海鹽張元濟經收」等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